

历代名著精选集

老聃 撰

陈锡勇 注评

老子



历代名著精选集

老聃 撰
陈锡勇 注评

老子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 / 陈锡勇注评.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 11
(历代名著精选集)
ISBN 978-7-5506-2054-4

I. ①老… II. ①陈…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注
释 IV. ①B223.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717号

书 名	老子
著 者	陈锡勇 注评
责 任 编 辑	汪允普 王淳航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054-4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572508)

前 言

《老子》一书传世久远，历经传抄、刊刻，所以多讹误。而老子生平本无可疑，太史公曰“老子者，楚人也，名聃”，与“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同例。《史记》“列传”多以“姓”，述生籍而不及乡邑，不及世系，《史记·索隐》：“‘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老子名在“列传”，本无世系可书，而好事者增衍“老子之子名宗……因家于齐焉”四十八字，又增衍“姓李氏”、“耳”、“字”及“苦县厉乡曲仁里”十二字，以与孔子争辉，孔子名在“世家”，《史记·索隐》：“‘世家’者，记诸侯本世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世家”、“列传”体例不同，不得相提并论。《史记·太史公自序》：“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而唐抄本讹改“老子”作“李耳”，并衍入《老子列传》以惑众，而宋刻本《太史公自序》“静”讹作“净”。先秦典籍但云“老子”、“老聃”，“聃”或作“耽”，绝无作“李耳”者、“李伯阳”者。汉神仙家以老君混同老子，而有“李伯阳”说，高诱、孔融说之；“聃”析而为“耳”，而班固注之。是惑于神仙家说而不知，此说于唐初衍入《史记》，或曰“字伯阳”、或曰“谥曰聃”，尚且未成定论，而老子“姓李氏”乃是“老君”混同“老子”，于是改为“李”姓。太史公“列传”中“老”、“庄”、“申”、“韩”、“管”、“晏”都是姓，太史公曰：“老子者，楚人也，名聃。”所以老子是楚人，姓老，名聃。关尹、老聃是古代的博大真人，老聃贵柔，关尹贵清，所贵不同，而《汉志》班固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吕览》高诱注：“关尹，关正也，名喜，作道书九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关尹名喜，而《列仙传》乃改作“关令尹喜”，是由关姓改作尹姓，然后衍入《史记》。凡“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二十一字，是唐抄所衍入者。太史公有良史之才，焉有此谬。况且，人的年岁或寿百年，岂能“百有六十余岁”，或“二百岁”，甚不合人情，太史公曰：“盖老子百岁，或言百余岁，以其

修道而养寿也。”老子长寿，所以能与老莱子为孔子所师事，唐抄本妄衍“有六十余”、“二”共五字。而附言孔子死后百有五年之太史儋，世俗之人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莫知其然否。太史儋在孔子死后百余年后，而老子为孔子所师事，长于孔子，分明在传，“老子，隐君子也”，故世俗人妄言太史儋为老子。老子名在“列传”，本无世系，好事者衍入，非太史公原文。兹列太史公《史记·老子列传》如下：

老子者，楚人也，名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岁，或言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有五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老聃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五千余言，这就是今日所谓的《老子》。《老子》第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乃上篇，署曰“德”，是章首曰“上德不德”，故署“德”；第一章至三十七章，署曰“道”，是章首曰“道可道也”，故署“道”。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老子》本为二篇，马王堆帛书《老子》如此，王弼注本如此，据闻北大藏汉简《老子》亦如此。即或郭店楚简《老子》、《韩非子》之《解老》、《喻老》所据抄之底本并当如此。今所见之八十一章本是河上公本次第，盖唐玄宗崇道，而改易上下，以“道”、“德”为先后，是有八十一章为二卷，或为四卷之刊本。

河上公注本武内义雄以为葛洪一家之学，托名河上公者，说者是也。第三十五章“道之出言”，王弼注：“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王本正文作“言”，因“言”坏而为“口”，讹作“道之出口”，河上公注：“道出入于口淡淡。”此证河上公注本应当在王弼注本之后，而今通行本“言”讹作“口”，非王弼注本正文。唯二注并谬，“言”乃“焉”之借，“道之出焉”，是谓道之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抚之不得，不可得而究竟。此犹第二十一章“道之物”，是谓道生万物，道之动也，忽恍恍惚，实有而混成，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所谓一生二、二生三。又如第十四章“视之而不见，名之曰微”，帛书本如此，陈景元曰：“夷，《老子》古本作幾，幾者，幽无象也。”范应元曰：“幾字，王弼、孙登同古本。”而《说文》：“幾，微也。”是文本作“微”，义同通用，故王弼作“幾”，“幾”之形讹而作“夷”。而河上公注：“无色曰夷，言一无采色，不可得视而见之。”是河上公本作“夷”，此证河上公注本应当在王弼注本之后，而今通行本“幾”讹作“夷”，非王弼注本正文。

今通行本署曰“王弼注本”，正文、注文有不相应之处，如第三十八章王注：“故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据注王弼注本正文当作“首”，与《韩非子·解老》、帛书《老子》同，而今通行本“首”讹作“始”，与玄宗御注本、范应元本同，是证此通行本正文非原文。如第四十章王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据注王弼注本正文作“之”，郭店《老子》、帛书《老子》乙本（甲本残）、玄宗御注本、范应元本并如此，而今通行本“之”讹作“万”，毕沅曰：“《河上公》、《王弼》、《顾欢》并作‘天下万物’。”所谓顾欢本乃明人伪本，是知“之”讹作“万”乃是明人所妄改。今通行本乃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校张之象本，经浙江书局印行，乃妄曰“王弼原本”。开元初，刘知幾议曰：“《老子》书无河上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一同黜其言，阿上意。《御注本》出，王本遂没。今所见本固非王本之旧，而学者或缘词生训，或以讹传谬，说者不免谬误。

段玉裁说：“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本书所作注释、导读及校理文字，指讹解谬，但求其真。说者或有不足，尚祈大方先进不吝赐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
第三章	5
第四章	7
第五章	9
第六章	10
第七章	11
第八章	12
第九章	13
第十章	14
第十一章	16
第十二章	17
第十三章	18
第十四章	20
第十五章	22
第十六章	25
第十七、十八章	27
第十九章	28
第二十章	31
第二十一章	33
第二十二章	34

第二十三章	36
第二十四章	37
第二十五章	38
第二十六章	40
第二十七章	42
第二十八章	43
第二十九章	44
第三十章	45
第三十一章	47
第三十二章	48
第三十三章	52
第三十四章	53
第三十五章	54
第三十六章	55
第三十七章	57
第三十八章	58
第三十九章	62
第四十章	64
第四十一章	65
第四十二章	68
第四十三章	70
第四十四章	71
第四十五章	74
第四十六章	75
第四十七章	76
第四十八章	77
第四十九章	78
第五十章	79
第五十一章	80
第五十二章	81

第五十三章	83
第五十四章	84
第五十五章	86
第五十六章	88
第五十七章	89
第五十八章	92
第五十九章	93
第六十章	95
第六十一章	96
第六十二章	98
第六十三章	99
第六十四章	101
第六十五章	105
第六十六章	106
第六十七章	108
第六十八章	110
第六十九章	111
第七十章	113
第七十一章	114
第七十二章	114
第七十三章	116
第七十四章	117
第七十五章	118
第七十六章	120
第七十七章	121
第七十八章	123
第七十九章	124
第八十章	125
第八十一章	126
主要参考文献	129

第一章

道，可道也^①，非恒道也^②；

名，可名也^③，非恒名也^④。

无名，万物之始也^⑤；

有名，万物之母也^⑥。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⑦；

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⑧。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⑨，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⑩。

【注释】

① 道，可道也：第一个“道”，指理。第二个“道”，指言说。事理，是可以言说的。② 非恒道也：恒，常也。“恒道”指宇宙的本体。“非恒道也”，不是宇宙本体恒常之“道”。③ 名，可名也：第一个“名”，指事物的名。第二个“名”，指命名。凡是事物的名，是可以命名的。④ 非恒名也：“恒名”指宇宙本体的名。“非恒名也”，不是可以指称道体恒常的名。因为“道”不可名，不可言，故“可道之道，可名之名”非恒道、恒名也。⑤ 无名，万物之始也：即“万物之始，无名”。始，初也，言万物创生的开始，“道”，是“无名”。万物未生成以前是无名无形的。⑥ 有名，万物之母也：即“万物之母，有名”，母，孕育。万物孕育的时候，已可命名，故为有名。⑦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欲，通“俗”，习也。恒无欲，是指无心探究而体道者。妙，小也，假借为精微奥妙之义。无心探究而体道者，可体会道生万物之精妙，即顺遂自然以体道。⑧ 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恒有欲，是指有心探究而欲体道者。徼，显现，所徼即徼所，显现之所在，如万物的生灭。恒有欲也，则探求创生的所循，则循“一”以遵道动。⑨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两者指“无”、“有”而言，道的本体“无”、道的恍惚“有”，两者同源，或为宇宙的本体，或为宇宙的生成。或字之曰“道”，或字之曰“一”。并皆无名、

无形，唯其本体，故曰“无”；唯其生成万物，生之畜之，故曰“有”。两者同源，故曰“异名同谓”。⑩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因“道”不可名、不可言，故“玄”。“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抚之不得，亦为“玄”。深远之极，故曰“玄之又玄”。深远至极之“道之无”与“道之有”，乃是探求一切奥妙之途径。

【导读】

“道”，如果是可以用言辞叙述的，就不是恒常的道。“名”，如果是可以命名的，就不是恒常的名。万物创生之初是无名的，孕育形成万物之时是可命名的。所以长久无所求地体会，则能体会道的奥妙；长久有所求地注意着道，而能注意道所循为何（道法自然）。道的本体无形无名，孕育生成万物有形有名，万物之始与母两个是同源的，名称虽异，意义则同，深远又深远，是探求一切奥妙的途径。

《说文解字》：“徼，循也。”注意道所循为何，完全地顺从效法，就能得道。要怎么做才称得上是完全地顺从效法道呢？《老子》第二十三章：“从事而德者同于德……同于德者，道亦得之。”效法顺从德的尚德者，能够同于民德。能够同于民德的，自然合乎道。恒常地顺道而动而行事、注意道所循为何（道法自然）而尽自然，落实在人事上就是不偏为、不多事。

本章论“道”。“无名，万物之始也”，通行本“万物”讹作“天地”；“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讹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衍“此”、“而”、“之”四字。又“所徼”夺“所”字。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矣^①；皆知善，此其不善矣^②。

有无之相生也^③，难易之相成也^④，

长短之相形也^⑤，高下之相盈也^⑥，

音声之相和也^⑦，先后之相随也^⑧。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⑨，行不言之教^⑩。

万物作而不始也^⑪，为而不恃也^⑫，成而不居也^⑬。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也^⑭。

【注释】

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矣：天下的人都追逐现象上的美，以为美；追逐现象而不探求本质，所以恶。② 皆知善，此其不善矣：合于世俗的就叫“善”，就叫“是”，不合的就是“不善”，就是“非”。这种习俗上合于一时一地的善，都是现象上的善。天下人所谓“美”、“善”，都因为相对而存在，世人却只见现象而不明道理，所以不美。③ 有无之相生也：生，产生。有无相合能产生器用。“有”作为支撑，才有“无”用途。如器皿本身的“有”，还要有器中空的“无”，才可装载。④ 难易之相成也：成，重也，累积，即难易之相重也。难是由易累积而成。⑤ 长短之相形也：“长短”是形体上的现象。⑥ 高下之相盈也：“高下”犹“多少”，是“盈虚”上的现象。⑦ 音声之相和也：音，韵也。声是发音，韵乃收音。有发音，有收音才能调合成音，所以音声相互调和。⑧ 先后之相随也：有先而有后，因后而有先，所以先后是相互依随的。物象有“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先后”之别，如果依随“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和、相随”的道理则恒久不变。⑨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是以，因此。居无为之事，即不因现象而从事，顺应自然。指圣人处事，顺应自然，不因现象而从事。⑩ 行不言之教：言，政令。不言之教，不以政令为教。圣人顺应自然，不以政令为教，使民自化、自富、自正、自朴。⑪ 万物作而不始也：始，初的意思。道生万物而德畜之，却不以为有初始创生的功劳。⑫ 为而不恃也：道化育万物而不以为依恃。⑬ 成而不居也：道成长万物而不自居功劳。⑭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也：正因圣人不居其功，所以功德不离。

【导读】

天下人都认为现象的美是美的，这就丑恶不美了；都以为合于一时、一地、一君的便是善，这就不善了。无的作用出于有的支撑，相生为用，易事不处理累积成难事，物有长短，所以相较以形，水有高下，所以盈虚以形，声音的音色与声调是互相应和配合而不可分割的，先后是互相依随而

不可分割的。因此圣人处事尚德无为，不以政令教化治理天下。道生万物而不以为自己有创生的功劳，化育了万物而不依仗自己的功劳，成就了万物而不居功。所以圣人不居功则功德不可离。

“有无之相生也”与“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都提到“有”、“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是说：“有生天下之物，无生有”，第二章“有无之相生也”乃是就现象上的“有”、“无”来论述，“无”的作用出于“有”的支撑，“有”可以作为倚赖，但是一定要“无”才可供使用——“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第十一章）——所以说“有”和“无”具有相互产生的关系。第四十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则是就本质上的“有”、“无”来论述，“有”是创生万物恍恍惚惚的道之动，“无”是道的本体，“有”、“无”都是无名的，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道的本体）能生“有”（创生万物的道之动），“有”不能生“无”。

本章的论述对象可分为天道与人事两类，论述次序为：人事→道→人事→道→结论，结论的论述对象包括天道与人事，结论以前的部分则是依照“人事→道”的次序论述，表列如下：

论 述	说 明	对象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矣； 皆知善，此其不善矣。	天下人都认为现象的美是美的，这就丑恶不美了； 都以为合于一时、一地、一君的便是善，这就不善了。	人事
有无之相生也， 难易之相成也， 长短之相形也， 高下之相盈也， 音声之相和也， 先后之相随也。	无的作用出于有的支撑， 相生为用，易事不处理累积成难事， 物有长短，所以相较以形， 水有高下，所以盈虚以形， 声音的音色与声调是互相应和配合而不可分割的， 先后是互相依随而不可分割的。	道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因此圣人处事尚德无为， 不以政令教化治理天下。	人事
万物作而不始也， 为而不恃也。 成而不居也。	道生万物而不以为自己有创生的功劳， 化育了万物而不依仗自己的功劳。 道成就万物而不居功。	道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也。	不居功则功不可离。	结论

“万物作而不始也”省略主词“道”，“万物”是受词，“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是说道生万物而不以为自己有创生的功劳，化育了万物而不依仗自己的功劳，成就了万物而不居功。“万物作而不始也，为而不恃也，成而不居”句与“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也”的论述对象不同，前者是论道，后者是兼论道与人事。圣人属于万物，不能生畜万物，所以“万物作而不始也，为而不恃也”是指道生畜万物，而不是指圣人生畜万物。

“皆知善”下通行本衍“之为善”三字，又“有无之相生”六句，并夺“之”字。“相形”作“相较”，“相盈”作“相倾”，“先后”作“前后”，“万物作而不始也”中“始”讹作“辞”。

“成而不居”，帛书本“成”衍作“成功”，句末有“也”字。通行本“成”讹作“功成”。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①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②

不见可欲，使民不乱。^③

是以圣人之治也^④，虚其心^⑤，实其腹^⑥，弱其志^⑦，强其骨^⑧。

恒使民无智无欲也^⑨，使夫智不敢、不为而已^⑩，则无不治矣^⑪。

【注释】

① 不尚贤，使民不争：贤，能的意思。尚，嘉的意思。不褒嘉、彰显自以为贤能的人，则民不争其名。名，指“仁义之名”。②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贵，隆的意思。不隆重难得之货，则民无欲求，民既无欲求，就不会为盗贼。货，指“法物”，即“礼之文饰”。③ 不见可欲，使民不乱：见，现的意思。可欲，指“名”、“货”，即“仁义之名”、“礼之文饰”。不彰显“名”、“货”，则民心素朴，而不受到外欲的扰乱。④ 是以圣人之治也：是以，因此。圣人之治，圣人之治天下。⑤ 虚其心：其，指民。虚静民心，使

其不求外得。⑥ 实其腹：饱食民腹，使其安定。⑦ 弱其志：志，识的意思。减弱民的志识，使其自然淡泊。⑧ 强其骨：强壮人民的筋骨，使其乐于生。六十五章：“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智也。”“虚其心”至“强其骨”句，就是所谓“愚之”，是指使民淳朴，安其居、乐其生。⑨ 恒使民无智无欲也：智，智巧者，指尚“仁”、尚“义”者，无智，则民素朴。“欲”指尚“礼”者，无欲，则不求外得。无智、素朴，则无求仁义之名，不贵难得之货；无欲、无求，则心不乱。⑩ 使夫智不敢、不为而已：恒使民无求仁义之名，不贵难得之货，不乱其心，则民不敢用智巧，则机诈巧伪不生。⑪ 则无不治矣：则，如此。无不治矣，无所不治。如果能使民无智无欲，而朴素，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了。

【导读】

不崇尚贤能，使民不争贤（“贤”指标举仁义的美名）。不崇尚难得之货（“难得之货”指礼的法物），使民不为盗。不彰显能引动欲念的事物（指“贤”与“难得之货”），使民不受扰乱素朴的本质。因此圣人治天下的方法是：使民的心志虚弱，虚心则淳朴，知不足则务实，使民务实，强实民赖以生存的稼穡，使民的心志虚弱，少用意志，使民骨干强实。使民长久淳朴无智巧，欲望少，不绝弃智巧的人，只是使智巧的人既不愿从事也不愿从事智巧的事而已，如此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事。

本章“恒使民无智无欲也，使夫智不敢、不为而已，则无不治矣”，与《老子》第十章“涤除玄鉴，能勿疵乎？爱民治邦，能勿以智乎？”都谈到了面对智巧应有的态度。人以盘鉴盛泉水当镜子，先涤洗盘鉴，再注入很多的泉水，能没有一点杂质吗？不能。涤洗盘鉴，固然是为了要去除杂质，但是注入泉水时必然会有杂质，若想要完全澄澈的镜子，将盘鉴倒空以后，不注入新水，或只注入少许清水，固然得以无疵，却无法发挥作为镜子应有的功效，那样有什么补救办法呢？就是注入泉水，这么做盘鉴中将会有杂质，但是玄鉴——水很深的盘鉴才是明镜啊！同样的，“以智治邦，邦之贼也”（《老子》第六十五章），君王不应以智巧来治邦，可是要表现爱民治邦的功效，能不用智巧吗？不能。正如涤洗盘鉴是为了要让盘鉴更澄澈，但是毫无杂质的盘鉴，必定是没有水的，而不再是玄鉴。智巧不好，可

是君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不用智巧。可知君主当以“恒使民无智无欲也”为治国的方针，却不可强迫所有的人达成“无智无欲”这个目标，否则君主的美意会成为另一种智与欲。强求全然无瑕，反而不能持守初衷到底。如果老子认为“恒使民无智无欲也”是非要不可的结果，就不会随即在后面加上“使夫智不敢、不为而已”了。无智无欲就和要让镜中的水更干净一样，是出发点而不是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老子不喜欢反智巧的口号，智巧不好，却不该把“反对智巧”作为政令，“绝智弃辨，民利百倍”（《老子》第十九章）只是无用的政令，老子引述了这些口号以后，说：“三言以为文，不足，或令之；或呼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三句政令：“绝智弃辨，民利百倍；绝为弃作，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作为文饰还不够，还要命令、嘱咐！保持素朴本质，减少私意欲念就好了。面对智巧，只能自我要求“视素保朴”，不能高喊“绝智弃辨”。真正懂得爱民治邦的人，是不会把智巧者赶尽杀绝的。“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使智巧者不敢、不为即可，这样子自然能使民无智无欲。智巧者“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老子》第十六章），“绝智弃辨”不能抚镇智巧，“视素保朴”才可以让人人知足。

“上”，通行本作“尚”，“上”、“尚”通假，见三十八章。“不见可欲，使民不乱”，通行本衍“心”字，作“民心”。“使夫智不敢、不为而已，则无不治矣”，通行本讹作“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当据帛书乙本改。

第四章

道盅，而用之又不足也^①。

渊乎，似万物之宗^②，

湛乎，似或存^③，

吾不知其谁之子也^④，

象帝之先^⑤。

【注释】

① 道盅，而用之又不盈也：盅，器中空虚的样子。道盅，而用之又不盈，是指道就像盅一般，虚空而不满盈、源源不绝。② 渊乎，似万物之宗：渊，洄水。宗，祖先。似，像。道如洄水有其根源，而不断地回旋、源源不绝地创生万物，就像万物的原始。③ 湛乎，似或存：湛，深沉。道，深远，虽然不见形象，却好像是存在的。④ 吾不知其谁之子也：我不知“道”从何而来？为谁所生？⑤ 象帝之先：帝，上帝。“道”是先天地而生，实有而在上帝之先。

【导读】

“道”冲虚，像中空的器皿，是从来没有满过的。深远的样子，像是万物的祖先，深厚的样子，似乎是存在的，我不知道是谁生“道”的，只知似乎在上帝之前就有“道”了。

“帝”是最高的天神(上帝)或已死的君主。《尚书·洪范》：“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礼记·文王世子》：“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夏商周三代称已死的君主为帝，《礼记·曲礼下》：“天子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大戴礼记·诰志》：“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清黄生《义府·三代称帝》：“三代天子之号称王。然夏自帝启以下俱曰帝某，商则《易》称帝乙，《书》称‘自成汤至于帝乙’，初疑其说，后读《礼记》云‘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始解。”

王弼注：“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满以造实，实来则溢。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是王本原作“又”，且范应元本亦作“又”，今本作“或”，后人所改。郭店竹简三编“有”皆作“又”，是老子原文本作“又”。

“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并见五十六章。帛书甲本夺“锐”字，当据补。本章言“道”，不应有此四句衍文。